

不是学法、炼功，就是看自己专业的书，而且对他和他父母都很好。最近，他突然说：“你要是这样修炼，我还真相信法轮大法了。”而且还说：“今年我也和你一起去看神韵！”

两年前，我邀请了一位比较要好的医生，一起观看了神韵演出，她说，她看过、学过舞台表演和音乐会，像这样的演出还是头一次。当有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抓走，家里的门被“X”字封条封上的场景时，她问我：“‘X’字封条是什么意思？”我说，中共政府不允许自己的国民信仰法轮大法、不让大家信仰真、善、忍。大家都想要做好人，但中共腐败邪恶，在它的命令下，警察抓走了很多信仰法轮大法的人，抄他（她）们的家，把门封上，使他（她）们无家可归。她明白了共产党的邪恶。

平时，我对周围的家人、朋友、还有其他医生，也讲述大法的美好，以及中共政府迫害大法的真相，但有时，对方不接受，我想，可能因为我修炼不到位，威德不够，感染不了他（她）们。我只有精進。

我今年五十三岁了，走入修炼近十四年了。我知道，我能有今天，是因为我得到了《转法轮》，走入了修炼。感谢师父！感谢师父让我重生。

注：

[1] 李洪志师父著作：《转法轮》

（明慧网二零一八年“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”征文）

明慧週刊



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

WWW.MINGHUI.ORG

庆祝 5.13 世界法轮大法日

特刊 [3]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
| 2 | 乡村女教师获大奖 |
| 4 | 师父教我在领导岗位做好人 |
| 9 | 那段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 |
| 12 | 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家属的自述 |
| 21 | 我的艺术人生 |
| 24 | 播撒善的种子 |
| 29 | 日本医生：感谢师父让我重生 |



乡村女教师获大奖

文：大陆大法弟子

【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】我是一名乡村小学女教师，今年五十四周岁，来年就退休。在今年年前，就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，我参加了全市范围的教学大奖赛，并荣获全市乡村组第一名的好成绩。我知道，这一切来自法轮大法。

这次地区教师评职晋级主要看两项得分，教龄分占大部分，再就是参加各种教学活动获奖证书加分，教龄分是固定的，获奖证书就显得重要了。

二零一七年九月下发了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开展教学大奖赛的通知，全市高中、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教师都可参赛，所有开设的科目都参赛，决赛，各科一等奖两名，二等奖若干，所有参加预赛的最低三等奖，历时两个月。

这是我市前所未有的大范围比赛。我有些心动，但是马上静下来，用法来衡量：我是大法弟子，处处要为别人着想，目前普通教师的最高级别是副高，我已评完，虽然我心动，想参赛，并非想得证书，纯属想在教学中再有所提高。但其他人都想得证，我就不能占这个名额，把机会让给别人。决定后，我就不再过问此事了。

转天，中心校两位校长分别给我校校长打电话，说必须让我参加，目的是为学校争光等等。我自修炼法轮大法以来，按大法的要求工作、处事、做人，工作上，领导安排干啥就干啥，从没讲过条件，因为师父明确要求：“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的淡，而在其它方面，我们都很精明。我们搞个科研项目，领导交给什么任务，完成什么工作，

正念，没有去追求和执着考试的结果。而且平时的学习脚踏实地，没有为了考试而去学。

在工作、生活中修炼

至今，我在日本做医生已有六年了。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心变得善良了，做事能为对方着想了。在诊疗中，我都会仔细观察患者的体征，避免漏诊。我尽量站在患者的角度、立场上去想问题，因为这样，也很容易得到了患者的配合和理解。给患者做过的检查，我都尽力详细的解释给他们。有时，有的患者说：你比其他的医生解释的都好。

一次，从中国来日本两年多的一位男患者，患上了免疫系统疾病，来我科就诊。我看他太年轻了，才三十岁左右。那天下午，他看完病，我让他等我，下班后一起走。五点下班后，我们一起来到了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。我对他讲述了我以前患上重病，经过多年修炼法轮大法，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，而且心性得到了升华，也取得了医生执照。他说：“你是医生，你和我讲法轮功的事，我敢相信，在国内，很多地方贴有宣传法轮功的传单，我们都不敢去看。”我把明慧网的网址告诉了他，让他好好去看看《转法轮》。

在家庭中，我没有因为自己成为了一名医生而觉得自己了不起。很多周围的人问我：“你先生也是医生吗？”我总是回答说：“不是医生，他是公务员，他人很善良，我之所以能取得医生执照，完全是靠了他。”对待先生的一些生活习惯，我也是劝说了，不吵了。而且我常常抽出时间，带着礼物去看望他的父母。

之前，我总是让他和我一起学法炼功，还请他一起去看神韵晚会，但都遭到拒绝。但慢慢的，他总是看到我每天

烦躁呢？我又在求什么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我又在想，能抽出大量的时间看专业书，我一定想要通过国家考试呢。我的这个想法，不又是在求吗？在执着吗？纠正了这个想法，我每天认真的在临床上实习，把看到、掌握的内容，结合着书来学、复习，更广范围的掌握和理解各科的内容，我不再去想什么考试的事了。

临床实习半年后，学生教务处就安排我上午在临床实习，下午的时间自己看书。这样，每天下午和晚上的时间，我就静下心来一个人看书。

日本的医生国家考试分三天进行。因常年为考试学习，我的大脑已渐渐处于疲劳状态。平时的学习中，一次能集中精力学习的时间，从一开始的两个小时下降到半个小时。而国家考试，一次考试时间是二个小时到二个半小时。怎么办？我又有点担心了。

考试的那几天，和医学院的学生一起坐专用公交车去郊外的考场。每天坐车去考场时，我都心里默默的念着，只要把平时掌握的内容答出来即可，不要追求、执着考试的结果。心里一直持此正念，直到考场的老师说：时间开始，可以翻开考卷答题了。每次，我就快速的翻开考卷，集中精神、毫无他想，迅速答题。三天的考试顺利结束。

我在考试中，感到题目答的非常顺利，思路敏捷，判断迅速。考完试，感到脑子很轻松，觉得像没有经历这场考试似的。我又一次的感到，因为有了正念，师父把我思想中的不好的念头都给去掉了，我才能这么顺利的结束考试。考完试的一个月后，结果公布了，我考上了，而且成绩很好。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，我怎么会这么轻松的通过了医生国家考试？我又体悟到了，因为学《转法轮》，让我的心能保持

我们都很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做的很好。”[1] 我想既然是领导安排，那就无条件的服从，就答应了。

矛盾也随之而来。领导召集所有参赛的老师开会，一位村里的男老师 A 看到我第一眼就说：“你穆桂英啊！”从其他老师的眼神里，我也读出来了：你刚评完副高，前一年（二零一六年冬），在我镇举行的教研活动中，刚获得过一等奖，而且这么大岁数了，马上快退休了，咋还要去争呢？

回家后，我就反复向内找：我争强好胜吗？没有，从没争过什么，所有的证书都不是争来的，都是凭实力得的。那么这次参赛是不是错了呢？我还是应该为那些年龄大的老师着想，把机会让给他们吧？那么为了满足中心校领导的意愿，我参加初赛，但不参加市里的预赛，就这么决定了。

初赛那天，我就跟 A 老师说了把机会让给他，他很高兴说谢谢我。马上，初赛结果通报了，我是第一名，另一位是一名年轻的特岗教师。我就给中心校业务校长打电话说了我的打算，不参加市里预赛，他就是不同意。没办法，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中讲一切顺其自然。

教学设计摒弃党文化，溶入真、善、忍普世价值观

晒课形式叫“同课异构”，就是同一个年级段的参赛教师都讲同一篇课文。

我就上一些教育网，查看一些获奖教师的课堂实录和教学设计，准备借鉴吸收点精华来充实自己。结果我发现所有获奖的几乎千篇一律党文化味很浓——假、大、空。课堂上，教师就是想办法调动学生的热情来活跃课堂气氛，其实就是“煽情”，连最起码的传统的传道、授业、解惑都做不到。这里不是批评谁，真的是这样。没有可借鉴的东西。

我反复向内审视自己：教一辈子学了，没有遇到这么大范围的教学大赛，这快退休了倒遇上了，并且还非得参加不可，能是偶然的吗？从法中，师父说：“特别是一些个老的大法弟子。你想过你所有生活的一切都在修炼当中吗？你的一言一行，你所做的那一切，你都是在修炼中，你知道吗？” [2]

平时在教学中我力求摒弃党文化的东西，回归传统文化，这是教育的根本。授课中，本着传统的教育理念：传道授业解惑，不摆花架子，挖掘课文中育人之理，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灵，完善他们的人格。那么，这次师父给我安排这样的机会是什么目地呢？我悟到也许是引领吧，就当是引领。我就反复告诫自己：绝不求人中的名利，要证实的是大法，决定不参照任何他人的课例，就按自己平时的教学理念设计教学。

预赛的课文讲的是一个传统故事。我就本着传统文化故事喻理，弘扬主人公优秀品质为主线设计教学，获得所有评委及所有学生班主任的一致好评。

决赛的课文内容是一个小男孩拯救小动物，故事感人。我想神韵能成为世界第一秀，是因为她符合宇宙真、善、忍特性，即使只看表面都是那么纯朴、充满了善，因此世人乐于接受。受神韵启发，我就以“善”为主线，将其贯穿于整堂课中，突出表现生命无论大小都值得我们爱护与珍惜。最后，总结全文时说：“在灾难面前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，但善是最大的力量，她能化作感染力，感染全世界的人都来爱护生命。这才是真正的和谐，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和谐。”

学生、评委，所有听课的人都全神贯注的溶入了我的这节课中。一名校长陪他们校的老师参赛，六节课他都听了，

处像一把火烧着似的疼。这时，我越加体会到师父讲的：“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。”“火憋不住，跟他干起来了，这一下今天又白炼了。”“在遇到矛盾时，可能就会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心性魔炼当中，你能忍的住，你的业力也消了，你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，你的功也长上去了，它们就熔合在一起了。” [1]就这样，我不断的遇到矛盾，我不断的按照师父讲的去提高心性。我的心性一点点的在提高。

随后，我认识了几位一起参加医生考试的中国医生。每次在电话里，我都会主动把自己看专业书理解的内容讲给对方。这样，对方也很坦诚，也把自己理解的内容讲给我。我们相互鼓励着。经过几年的自学，我终于以高出录取分数线 100 多分通过了预备考试的第一部份。接下来，没有休息，每天又进入了紧张的学习当中。三个月后，我又顺利的通过了第二部份考试。

我高兴的哭了。我之所以能从病魔的地狱中爬出来，渐渐的恢复体力，又提高了心性，也通过了这样的考试，是因为我太幸运了，我得到了《转法轮》，是师父救了我，而且还给了我一部上天的阶梯！

临床实习和国家考试

预备考试通过后，必须接受一年的临床实习，之后，才能和日本的医学院学生一起正式参加医生国家考试。

在临床实习的头半年，我每天从早到晚，几乎都是跟着临床的老师们出门诊、查病房、参观手术、学习写病例、参加每周的病例讨论会等。晚上常常很晚才回家，不能集中的看《转法轮》和准备考试，我心里又着急又上火，变得很焦躁。但过一阵子，我静下心来想想，我为什么又变得这么

时逐渐延长到五个小时、七个小时，最后到十个小时。这期间，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给我调整身体。我时常感到腰部、右腿髋骨部位，经常有一抽一抽的感觉，在双盘打坐时，我背部以前疼过的地方，时常像有人用手抓似的感觉，又麻又痒。每天舌根像被人拽着似的，嘴巴一张一张的闭不上。持续了两个月，嘴巴终于能闭上了。谢谢师父一直在给我清理身体，我的业力太大了。

那阵子，每天都感到嗓子里像有几把刮胡刀立在那儿，疼的我全身筋肉都快僵直了。我只能手捧着《转法轮》，尽量让自己看进去，来忘掉嗓子的剧痛。实在疼的受不了的时候，我就双盘打坐，让腿的剧痛压过嗓子的剧痛。这种剧痛持续二周过去了。嗓子的不适感和疼痛感减轻到了我能够忍受得了的程度了。

学法、炼功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体内的能量流继续往上冲，口腔内开始反复出现又大又深的大溃疡。出一次，持续一个月才能愈合。出了好，好了出，继续到后来八、九年。

我先生人很善良、老实，可是生活习惯不太好，喜欢看的书和杂志，经常拿回家很多，从不整理。几年下来，屋子里感觉非常乱。有时在周末，我抽出点时间整理，感到没有用的就扔掉。他大怒，冲我喊叫着：“我的东西，我还要看呢，你怎么随便把它扔了呢？以后，不用你收拾我的东西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时间、也没有体力收拾你的东西，但你不收拾，天天堆一大堆，屋子里都快没有走路的地方了。”他说：“不用你管，你现在还在靠我吃饭呢，不愿忍受，就自己去挣钱，自己找房子住。”

有好几次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迎着他的话，我也变得大喊大叫，扔东西。每一次，当我们吵过架，我就感到嗓子

一下课，他就滔滔不绝的夸奖我，一个劲儿的说：拿第一名理所当然，让人服气，值！一位小教部的主任也说是好课，有机会要和我交流，几个评委都投来赞许的目光。

是宇宙中旧的势力利用邪灵操控邪党，因此邪党才敢挑战宇宙真、善、忍特性。这些年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，在人们的头脑中几乎形成思维定势：法轮功代表“真、善、忍”，“真、善、忍”就代表法轮功。人表面不敢说“真、善、忍”好，但人都有明白的那一面，所以人们对纯真纯善纯美的东西是接受的，是中共摧毁了传统文化。

心中装着法，不求名利，事半功倍

虽然获奖证书是诱人的，但也不是谁都愿意参加的，对自己没有自信、怕评不上是一个方面，此外备课是一项折磨人的工程，从定课到讲，有多长时间就折磨你多长时间。

决赛那天，我们参赛的六名老师抽完顺序签，第一名老师讲课，我们余下的五名聊天。一名男老师说，他这些天瘦了十八斤，每天都是后半夜二、三点钟睡，都失眠了，其他人也说自己都瘦了。全市所有参赛者，我岁数最大，我却一斤没掉。我们镇另一名村小参赛的男老师说，他十天没回学校上课，就在中心校试课、改课。我除了去参赛，一天没耽误学生上课，即使到中心校试课，也马上回学校。

我再说说我是怎么备课的。

我家在乡下，住平房，每年秋天，捆别人给的玉米秸，备课的这个时段，正是捆玉米秸的时候，老伴患腰椎骨刺一年了，刚见好，第一天帮我捆就犯病了，卧床不起。我就自己捆，还得用手推车拉回。周六、周日捆，有时下班也捆，还要照顾老伴，并且我家离学校七里，一入冬，就得步行上

班，路上得走近四十分钟，基本没有时间备课。捆柴时和上下班路上就是我的备课时间。初赛、预赛、决赛都没出现丢环节、说了上句忘下句等现象，而且课堂应变能力极强，这不超常吗？

同事们说：“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，一个顶仨，宝刀未老。”一个普通老年教师很难做到，我做到了，因为我是大法修炼者，这一切来自大法的超常。

注：

[1] 李洪志师父著作：《转法轮》

[2] 李洪志师父经文：《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》

（明慧网二零一八年“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”征文）

师父教我在领导岗位做好人

文：大陆大法弟子 如玉

【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二日】二零零三年，在我不到三十岁时成为科级干部。也是在这一年，差点与法轮大法擦肩而过的我又走回了大法修炼。在这十多年的修炼与工作中，师父的真、善、忍大法在不断的指导着我在工作岗位上如何做个好人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，在这个世风日下的大洪流中一直保护着我、清洗着我。

半年后退回了买手机的钱

我们部门主任一直都觉得我工作中付出很多，在我们的小团队里还经常能和员工谈心，对团队建设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，所以有时总想给我一些额外的“好处”，想给我的

题。”

但，医生说，服药能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呀。当时不知是药物的副作用，还是师父在提醒我，我的肝脏处常常出现剧痛，怎么办？反复思考挣扎后，我把一天服用的二次药减为一次。一个月后的复诊，医生说：没有变化，继续服药。接着，我又把一天一次的服药停掉了。

又到了一个月后的复诊日，医生又是那句话：没有变化，继续服药。我告诉医生：我减药量一个月了，完全停止服药也有一个月了。那个医生生气的说：“你不按医嘱服药，你不用再来了，出了事，再来吧！”那一天，我整个身体都变得非常的轻松！我高兴极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可以不吃药了，我不用吃药，我也能活下去了。我又一次横下一条心，就读《转法轮》，好好修。

一天，我去大学医学院的图书馆，上网查找有关法轮大法的文章。下午回家，因累了，就在床上睡着了。睡梦中，在一个陡峭山崖的半腰中，有一个房子，有窗洞而无玻璃。我躺在房子里的平板床上。突然间，我整个人轻飘飘的飘起来了，朝着窗洞的方向移动。但几次均撞到了墙上，身体没能出去，又飘回到平板床上。这时，一股热流从我的双脚心，快速的流向我的上身，直冲到嗓子处。就感到那股热流使劲的冲顶着嗓子，但没能冲过去，因那股热流力量太大，一下子把我拽醒了。睁开眼睛一看，我躺在每天自己睡觉的床上。哦，刚才是个梦……这件事之后，过了好久，我才悟出来，那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呢！

自从每天坚持学《转法轮》和炼功，一年后，我的体力渐渐的在恢复。继续看专业书、准备考试的念头又复出了。我又进入了考试的学习状态中。从一开始，每天能学三个小

腿都是翘着的状态。我就用手使劲的把右腿压在左腿上，再把左腿一点点的搬蹭到右腿上。双盘上的那一瞬间，我感到双腿的骨头马上就要断了似的。我赶紧把床头灯关上，在黑暗中，心里反复默念：“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”[1]，“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”[1]……因腿的剧痛，那时只能是弯腰的姿势双盘打坐。

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写道：“因为在他腿疼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黑色物质在往他腿上攻。黑色物质就是业力，吃苦就能消业，从而转化成德。一疼那业力就开始往下消，业力越往下压，他腿疼的越厉害，所以他腿疼不是无缘无故的。”我想，你疼，你就使劲疼吧，业力消下去了，我的病就会好了。五分钟、十分钟、十五分钟……就这样，过了一个多月，我每天能双盘打坐二十至三十分钟了，打坐时，弯曲的腰也渐渐的直一些了。

这时，我身体出现了变化。口腔内大量分泌唾液的现象停止了，而且，每天晚上我能睡着了。虽然，每天身体还是有些疲劳感，但食欲很好。难道看《转法轮》、炼功，就能治好绝症？我还是不太敢相信。所以，每天上午、下午的两次口服药仍在继续吃，持续服药了四个月。

但渐渐的，每天一看到药，我心里就感到有压力了。《转法轮》中写道：“有的老学员说：老师，我怎么哪儿都不舒服，总上医院去打针也不好使，吃药也不好使。他还好意思跟我说！那当然不好使。它也不是病，能好使吗？你检查去吧，没有毛病，你就是难受。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，最后那一管药都哧出去了，也没扎进去。他明白了：哎哟，我是炼功人哪，我不打针了。他才想起来不打针了。所以我们在遇到魔难的时候，千万要注意这个问

每次我都谢绝了。我记住了师父讲过的“不失者不得”[1]的法理。

有一阵单位特别忙，我的工作量也比平时大很多。过后主任给几个员工一些补助（用所谓的“小金库”的钱），要给我几千，我没要，我觉得“小金库”的钱不是明明白白该得的。可是不拿他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，总想着怎么让我拿上。科里的同事们大多都买了好手机，他看我的手机也该换了，就让人花了三千元给我买了个不错的手机。

这下我有些为难了：手机已经买回来了，如果再不要好象有点不近人情了，大家也都说我应该拿。我很为难，却不知如何处理，只好就拿上了。新手机确实挺好用。学到师父的讲法：“作为一个修炼人就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要求了。常人说这件事情对，你就按照这个去做，那可不行。常人说好并不一定是好；常人说坏也不一定是坏。”[1]对照师父的法，我知道这个手机我拿错了，大家都说我应该拿，我就拿上了，这是不对的，我得用修炼人的标准去衡量，用单位“小金库”的钱给个人买东西，那不是占便宜么？我这不是在随波逐流吗？可是我也不能把手机退给人家呀，我用过了，退给人家怎么处理呢？我想那就算我买了个手机吧，我给单位退回三千元。

找主任退钱，他怎么也不要。我想，他可能真的理解不了我为什么这样做，那有时间再给他说说吧，等他能理解我了再退给他。

在平时谈工作或聊天时，有时间我就把我从大法中悟到的理和他聊一聊，告诉他师父教我们不贪不占的道理，同时表达我也想按师父说的高标准要求自己。大概过了半年吧，我觉得他应该能接受了，就把三千元钱退给了他。我隐约感

到当时他的眼神中透着震撼，但理解。

这位主任经常对上级领导说我如何如何好，工作如何如何有能力。每次来新领导，谈到我修炼的事，他总是先表扬我一顿，再告诉人家前几任领导一直都在保护我。

搭顺风车的同事

单位新来一个实习的复员兵。第一天来报到，大家都感觉他好象是“混社会”的那种人。我听他说住处离我家不远，我就让他搭我的车上下班。时间长了，有的同事开玩笑：科长成你的专职司机了。在上下班的路上，我就慢慢给他讲一些大法真相。他告诉我，他在看守所当武警时也接触过大法弟子，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。他还告诉我，他一直在和一帮哥们混社会，帮人打架是经常的事，偷、骗的事也干过，来我们科实习是因为在前几个部门都呆不住，那些部门的领导不要他；经常有脸上带刀疤的哥们去单位找他；上班时间他想休息就休息，谁也不敢管他。

我感觉这个孩子好可怜呀，被这个社会带动的把坏的都当成了好的，他父母该多操心哪。能来到我身边，也是他与大法有缘，师父让我们对谁都好，师父说：“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”；“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、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都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”[1] 我就想：要是我的孩子，我会怎么对他呢？他每天搭我的车上下班，在上班路上俩人买早点我很少让他花钱，我觉得他刚实习收入少，又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。我在车上放传统文化的故事一起听，给他讲大法的真相，讲我从真相资料上看到的同修的故事。

有一天，他和我说，他让家人找关系要留在我们科，

着。

一天，先生下班后，看我的精神有些不对劲，就对我说：“去我爸妈家里呆几天，和他们聊聊天吧。”就这样，我骑车来到他父母家。他父母总是安慰我，住了两天后，他母亲说：你不是还有自己的信仰、自己心中的上帝吗？

是的呀！我心里不是有法轮大法嘛！这不是师父在借常人的嘴来提醒我的嘛！

一九九四年在国内时，我父母修炼法轮大法，就把动功教给了我。一九九五年来日本留学时，母亲给了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让我抽时间好好读一读。来到日本后，学习很忙，我只能抽出一点儿时间看《转法轮》和炼功。那时读《转法轮》，我只能读懂一点儿，书中写的有关功能、功力、返修、借功、附体等等，我根本理解不了，所以，我也没太认真去读和炼功。这时，我又想起以前母亲说过的话：“得癌症的人，很多人因炼了法轮功，都好了。”

走入修炼

我回到自己的家，便下定了决心。今后，我没有其它的选择，只能是好好走修炼的路了。

由于口腔内唾液不断大量的分泌，到了晚上，我也无法入睡。一天的病痛折磨，使我变得很疲劳，半夜十二点左右，终于入睡，但凌晨一点半到两点左右，我就醒了，再也无法进入睡眠。

这时，我就坐起来，看《转法轮》。书上写道：“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全部学会。”[1] 是的呀！我还不会炼静功呢。于是，我按照书上写的去盘坐，那时盘坐时，我的两

嗽，而且越来越加重。右背部一处很痛，晚上不能仰卧位，只能俯卧睡觉。再加上剧烈的咳嗽，我经常失眠。渐渐的，我意识到，我必须去医院看看了。

我去了离家较近的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。经检查，医生说我得的是：咽头过敏性炎症。每天口服两次药。服药三周后，我的咳嗽停止了，但咽部的异物感仍有，而且出现口腔内唾液分泌过量的现象。服药两个月后，上述的症状仍不见好转。

又到了每月一次的复诊日，我有些烦躁的、很不高兴的问医生：已服药两个月了，过敏性炎症应该早好了呀，为什么还有咽头部异物感呢？医生让我看内视镜下的咽头部影像。影像上，我咽头部的粘膜充血已消失，但左侧声带下长出一个肿物，有米粒大小。“现在的口服药，是抑制这个肿物的细胞增殖。”医生说。

那一刻，我恍然大悟，医生一开始没有跟我说实话，突袭来的恐惧感快把我压倒了。

那天，看完病，从医院是怎么走回家的，我不知道。只感到时间的运行仿佛停止了，我对周围的一切已经毫无感知了。回到家，我的精神完全被击垮了，躺在床上发呆，不想、也不愿去接受这个事实。“怎么可能呢，我怎么可能得肿瘤呢？我才三十多岁呀！不抽烟、不喝酒，我怎么会得这种病呢？”

那一阵子，我的先生（他是位日本人）去上班后，我每天步行三十多分钟，来到我读博士的大医学院附近公园。每天坐在公园里发呆，只是想：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得病呢？为什么这么容易被疾病判死刑呢？这件事，我也没有告诉国内的亲人，因为他们会很担心我的，所以，我就一个人承受

不再去别的地方了。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，他的哥们都说他炼法轮功了，因为他和哥们在一起时经常把我们在车上说的真相故事讲给他们听，哥们不理解时，他就说：“那做好人总没错吧。”

再后来，我们在上班路上买早点，他都尽量去花写着法轮功真相的钱币。买早点时，我经常给周围的人送真相光盘，看到有人不要，他就有点不高兴。和他玩儿的哥们在他的带动下退出了中共“党团队”。

有一天他和我说：“领导，我要日行一善。”有一次他告诉我，他刚从一个窗户下经过，里边一个人往出吐了口痰，正吐在他头顶上，这把他腻歪的，这要是以前……唉，现在就算了。

这个顺风车一搭就是三年多，直到他自己买了车。

“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”

二零一五年法轮功学员实名起诉江泽民后，社区和派出所、国保的人来单位骚扰。单位老总让人力资源部老总找我谈话，还有两个人给做记录。因不在一个地方办公，和单位老总、人力资源部老总都接触很少。人力资源部老总说：“以前你炼功单位也不知道，现在就说不炼了也就罢了。可你非要说还炼，那你就辞职、退党。”我说，“我不会辞职，我们师父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，让我们在哪都做一个好人，没说做好人就得辞职。退党行，现在我就退了。”

我给他们讲了一些大法真相，他看我不按他说的做，就让我在他们记录的材料上签字。我告诉他我不能签，这样对他们不好。此后我再见到人力资源部老总和他打招呼，他基本就是用鼻子哼一声回应，也不拿正眼看我。

一段时间，工作上有一个新项目由我负责，需要和老总、各个部门领导有很多接触。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我的工作量等于平时的三、四倍。大家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项目，在项目推进过程中，我对每一个细节都从多方面考量，员工不会的，我和他们一起学、一起做；领导不知道如何决策的，我翻查大量的资料给领导提供决策依据。白天上班要处理大量的事物，下班也不能按时回家，每天晚上回家吃完饭就得九点多，我再到微信群看员工梳理的当日项目进展情况，汇总后再对第二天的细节和要点整理好在微信群发布。

几天下来真累的有点受不了了，不行了，也想过糊弄糊弄算了，反正做成啥样也没个标准。想起师父讲的：“我们搞个科研项目，领导交给什么任务，完成什么工作，我们都很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做的很好。”[1]我是修炼人，得按照师父说的做，不能糊弄事。咬牙坚持了近一个月。在每次的项目推进会上，我汇报的材料和分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项目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

一次和上级部门的人说起这个项目时，人力资源部老总自豪的说：“我们这个项目不会造假，这个项目是她（指我）负责的，肯定没假。”

部门有一些额外的钱要发，让我拿分配意见。我想，这钱按理说是不该给大家发的，可是，现在这个大环境就这样了，我是修炼人，可别人没修炼，如果我说不给大家发，大家会是什么反应呢？领导让发的我不发，那成了拿修炼人的标准要求常人了。于是我按工作付出大小进行了分配。

我拿去让老总看分配是否合适，老总问：“怎么没你的？”我和老总说，我是修炼人，我们师父对我有更高的衡量标准和要求。

兄弟姐妹说：“小时候你最笨，现在你最好。”

亲戚说：“你家钱挣得不多，可钱花不完似的，我们挣那么多钱却还不够用。”

同学说：“你的变化最大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气质。”

我知道是因为我走了最正最神圣的一条路，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，其实我的生命因得大法，将来更辉煌！穷尽人类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！

（明慧网 2018 年“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”征文）

日本医生：感谢师父让我重生

文：日本大法弟子 丽子

【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二日】一九九五年四月，我辞去了医生的工作，从中国来到日本留学。几年后，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。博士毕业后，我每天在家里自学，准备日本医生国家考试。

病魔突袭

就在参加第三次考试的前几个月，我时常感到咽头部右侧有异物感，就像卡了一个小鱼刺似的，接着食道上部到胃部又有了剧痛的感觉，后来，右腿髌骨处又时常出现隐痛感……一连串的身体不适感，并没有让我意识到我的健康已经出现了问题。我不抽烟、不喝酒，起居、饮食都比较注意，且有规律，我想我怎么会得病呢？

就在第三次的预考结束后，我又出现了每天的持续咳

油，叫她走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那个拿我手机的小伙子果然来了，经理就打算狠狠扣他钱，教训他一把，只等我发话。我想这件事由我自己处理最好，一来我不想怎么去制裁他，但我却也不能纵容他再去干坏事；二来他是公司老客户，我不想因此造成损失，我决定利用以后他再来的机会，点到为止，只要达到他以后别再贪图小利就可以了。至于我的手机，自己再买一个好了。

后来他来打油，我们唠嗑，就和他谈一些做人的道理，告诉他千万不可贪小便宜，贪小便宜吃大亏，也告诉他，现在的商场都有监控。他由开始的不好意思，到后来特别尊重我，我觉得他再也不会去干这种不道德的事了。后来单位同事问我，找到那个偷我手机的人了吗？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们，为了他个人名誉，只有经理和我知道。同事们看到我的为人，都特别信任我，尤其经理，只要我说的话，他就信。

公司打油，按钮上有点猫腻，原来在这按钮打油的职工都得听公司安排的去做，经理告诉我例外，想怎么打我自己去决定。我当然就按正常的打，也算为他们积点德吧，他也特别尊重法轮大法。有一次，经理看完一本杂志，就随手放在我的桌子上，一看我的大法书也在桌子上，就赶紧把他的杂志拿起来，扔到一边的沙发上说：“我的书太齷齪，不能和你的书放在一起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我真的很欣慰，可以看出大法在他心中的神圣位置。还有一次，我捡了一个小葫芦，他就把小葫芦上刻上了“真善忍好”几个字，下面又刻上一个莲花座。这张照片直到现在我还在保留着，一个生命真的得救了，就让它做个永久的见证吧。

同事说：“你这个人真好。”

一次“六一零”的人到单位，人力资源部老总给我打电话让我过一会儿到他那儿一趟。等我到他的办公室时，“六一零”的人已经走了，还有两个人力资源部的科员在屋里。我进门说：“他们又来给您找麻烦了。”老总笑着说：“没事，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。”

去年从外单位调来一位新同事，我也与她讲过真相。有一天我俩下班一起往出走，我又和她讲了些同修的修炼故事。在分手的时候，她突然问我：“领导，你是不是有可硬可硬的后台呀？”我有些意外，疑惑的看着她，她说：“法轮功被迫害这么厉害，在咱国企这些年你居然没受影响……”

我明白了她的意思，微笑着回答她：“我有师父。”

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！

注：

[1] 李洪志师父著作：《转法轮》

（明慧网二零一八年“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”征文）

那段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

文：大陆大法弟子

【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】那是十八年前的事了，那时的我正处在人生的转折点，面临着高考最后半年的紧张复习中，而我的父母却因为修炼法轮功，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。我没有抱怨，而是坚强乐观的面对一切，因为我也想让人们看看炼法轮功家的孩子是很棒的！

那时我学艺术，想要考外省的重点工艺院校，文化课和术科都要求很高，对我来说难度都很大。我的老师劝我考个师范就行了，我说我要拼一下！这个学校的术科里，除了基础课之外，就是需要画一张客厅的效果图，这个以前我怎么接触过，还有半个月就要考试了，必须在这个时间里熟练掌握。

我思考着怎么去表达自己的设计呢？用什么颜料，才准确而又干净利落呢？突然脑中闪现着透明水色加水彩，这个透明水色的色彩是很难控制的，我怎么会想到它？我决定试试吧。经过一番设计决定用它来画地板砖，而且是米色的，也不能用画笔，就用老式废胶卷皮来画。没想到调色时麻烦就来了，颜色很难调，不是脏了，就是很生。

神奇的是，这时脑子里闪现出三种颜色混合。我跟着感觉真的调出来了，非常清雅的淡米色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了不断巩固的练习着，每天三餐只啃面包，从早画到晚，不停地裱画上色，半个月，画了百十张的稿子。到最后娴熟到每张画用最短的时间来画出最出色的效果图。

考试那天，我只用了四十多分钟就画完了一张自己有史以来最棒的画面，当时的几个监考老师纷纷过来围观，问我哪个学校的，赞叹画的很棒。我环顾四周，那些考生们还都紧张的画着。后来梦中听到有人告诉我名次，现实中就是那个名次，老师让我接下来一定把文化课考好。

一天，学校通知交水费，那时每个班有纯净水，每个人交 20 元。我就和班主任反映情况，说我要是不喝水，能不能不交水费了？班主任说，全班就你可以不用交费了，而且可以喝水，并关心的问我，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我听了老师的话很感动，决定把实情告诉他。

我出来打工的日子里，就想无论走到哪，就把大法的美好带到哪，我希望我结的都是善缘。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机器按钮打食用油，都知道我是学法轮功的，我就从一点一滴，一言一行做起。

刚去那里时，那间小小工作室破烂不堪，我就每天细心打理，桌椅板凳，各类机器，擦得一尘不染，桌子摆上大法真相台历，墙上也贴上大法真相的画，把个小屋打理的既干净又喜庆，公司员工都说好。

可是我的业务不熟练，有时就把一种油打到另一个桶内，造成出油和打出的票数字不相符。经理是老板的侄子，他知道这种情况，几次想帮我抽出来，没抽成。到一个月开工资时，老板也许想给我长个记性吧，就扣除了那个油钱三百多。本来那时我的工资才一千，那个月我才开了六百多。同事们都为我鸣不平，心想这次非把我扣的不干了，可是我什么也没多想，觉得老板这么做也情有可原，毕竟数字不符，空口无凭，他没有亲眼所见，我内心无愧就行了。

第二天，我挎着小包笑呵呵照常上班，有一个同事曾对我说：“看过心大的，没见过你这么心大的。”一次，我把手机放到桌子上，就去办事，等回来时，发现手机没了，就找经理调了监控，发现是被一个打油的看到屋里没人，就偷偷拿走了。经理说：“他经常来，下次再来时，你告诉我，非得整治一下他不可。”我也知道这个人，可能他不知道我们这有监控器，才干出这事。

没过多久，他没敢来，就让他媳妇来打油，我一眼就认出了她的电瓶车。我想不能和她说，一个女人，一着急，骑个电瓶车也不安全啊，也不能和经理说，他们知道了，说不定会弄出啥事来，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，给她打上

我们、小叔子、小姑子，怕我们不同意，就一大早来找我，希望我同意并带个头。我想小姑子虽然出嫁，但是条件也不好，本来就他们兄妹三人，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也是应该的，就很爽快地答应了，就这样我们家和平解决了这场占地财产分配问题。

农村重男轻女比较严重，因为占地钱的分配问题，很多家庭兄弟姐妹都打得跟仇人似的，看到我们的做法，在后来的占地分配上，村里人争相效仿，这件事成为村中美谈。

后来我们被占地的三十五万，小姑子也和我们一样平分了。兄妹各自买了房，他们两家都买了稍大平米的楼房，每人又都从公婆那里借了十多万；我买了小平米楼房，没有占用公婆的钱，因为我不想欠债。亲友说我傻，不借白不借，我不那样想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我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，欠债就得还，放下就是得到。

我的小姑子也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，无论我走到哪，她就跟到哪。我租房的那段时间，她就租我的隔壁，我买了房，有一天她从报纸上看到我所在小区卖房，一打听是我的隔壁，激动的给我打电话要买那个房；也是缘份，她又成了我的隔壁邻居，用她的话说：“你上哪，我就上哪，别想甩掉我。”

她的丈夫也很少叫我嫂子，而是叫大姐。我那脾气火爆的小叔子现在很尊重我，听我的话。在一次家庭聚会上，公公说：“今后这个家就听你哥哥嫂子的，尤其你嫂子。”我半开玩笑似的说：“注意啊，我可是大权在握，话说回来，我们这个家最要感恩的是大法。”村里人也都感叹，我们那个曾经四分五裂的家能有今天，源自法轮大法，都知道大法好，护身符、台历都抢着要。

我说：“老师，我父母因为炼法轮功，都被关起来了，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，所以我想节省钱……”之前，我不知道老师听到这个事会是怎样表情，因为当时有的不明真相的老师在课堂上抹黑过法轮功。没想到，他叹口气，从兜里掏出五十元钱，塞给我，告诉我，他母亲也炼，他明白怎么回事，让我一定要收下这钱，照顾好自己。我哭了，谢谢老师，并摇头不能要这钱。老师要我一定收下，并嘱咐我不要和别的老师说我家的事，然后就匆匆的离开了。多少年了，我都忘不了这么善良的老师！

在文化课考试那天，别人的父母们都去考场外陪考，我独自上考场，并没有伤心，而是坚强乐观的想我已经长大了，不需要他们陪。考场上，也发挥的奇佳，连附加题都答上了，而且思路变得异常清晰开阔。

等估分的考试答案下来时，我惊呆了，因为是文科题，文字表述很多，我的答题思路，文字表述和正确的答案不差几个字，要不是高考，还以为自己照抄答案了。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冥冥之中有神助！

一天梦中，我来到一间屋子里，满屋挂的古代红色状元服。醒来后，明白了自己一定考中了！

考完后的某一天，被通知能去看父母，当时他们被非法关押快半年了。我是独生女，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宠爱中，这半年，因为高考无暇顾及这些，而如今独自面对空荡荡的家，感到有些孤独难过，心想到时见面，一定要和妈妈哭闹一番。

可当见到妈妈时，心情反而变得平静了，我说了自己考得很好。在妈妈快要离开时，我突然流泪了，她以为我一

定是觉得很委屈了，我却说：“妈妈，我是想你们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，我为你们而感到骄傲！”我自己都没想到会说出这样的话，妈妈流泪了，说女儿真的长大了！

在我快开学报到时，父母奇迹般的都回来了。片警在送我母亲回来的路上说：“你们这些炼法轮功的在里面关着，你的孩子反而考上大学了，还考个一本！唉，真给你们争气啊！”妈妈自豪的说：“那当然了，炼法轮功家的孩子都是有福报的！”

父母的朋友同事见面都说，没想到你们这样的遭遇，不但没影响到孩子的学业，反而还考上这么好的大学。那时父母决定不办酒席，不收礼，一周之后，就带着我去千里之外的大学报到去了。

回想那段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里，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保护着我，并给予了我人生的福报！

（明慧网二零一八年“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”征文）

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家属的自述

文：大陆法轮功修炼者家属

【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二日】我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法轮功修炼者。在妻子被迫害时我也曾经不理解她。在妻子的耐心帮助下，我终于明白了真相，相信法轮大法好。我和全家人都在大法中受益。下面谈谈我家被迫害的辛酸经历和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。

幸福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

【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】怀着对大法的无比崇敬和对师父的感恩，写下我在修炼路上的点滴故事，在“法轮大法日”普天同庆的日子，感谢师父的洪恩，遥祝师尊生日快乐！

修炼前，我的妒嫉心很重，因为我们结婚没花多少钱，而小叔子结婚买的东西都比我们好，我妒嫉。后来给小叔子盖的房子也比我们的好，我更妒嫉，总怨公婆偏心，看他大儿子（我丈夫）老实好说话，二儿子脾气暴，不好惹，再加上其它许多矛盾，我们的积怨越来越深，最后发展到不相往来的地步。

修炼后，法轮大法渐渐开启了我尘封已久的本性，才知道一切都是因缘所定，才发现自己也有那么多不足之处，原来总认为自己是一朵花，都是别人对不起我，也不会站到别人的角度去替人考虑问题，是大法化解了我心中那座怨恨的冰山。我不再计较，学会了宽容，从此脸上有了笑容，生活有了生机。我和丈夫同时开始修炼，公婆看到我的变化，也相继看了大法书。那一年是一九九九年春天，我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时光。

我因坚持修炼遭中共迫害后，二零零四年才回到家中。家里很困难，丈夫还在家种着那点地，小叔子却有了工作。一问才知道，是因为我们的地被占了，占地那个公司给所占地的人家每户只能安排一个人工作，我们村其他几家都是安排老大上的班，丈夫却让给了他弟弟。我的心里有点不平衡，觉得我家因邪党的迫害，条件不好，应该照顾我们才对，转念一想，自己是修大法的，我所追求的是什么呢？怎么和常人争这些，也就坦然放下了。

不久，占地的四万元到账，公婆想把钱分成四份，公婆、27

当时师父还没有专门关于美术的讲法，但当我读了《转法轮》之后，就明白了做人要走正路，艺术也应走正路，弘扬善的、美的，摒弃丑的、恶的。我几乎一夜之间放下了我坚持了几十年的变形风格，回归到传统正统的写实手法，像沐浴在春风里一样，荡去了我内心的所有苦闷和彷徨。人变了，作品也变了，畸形怪异的影子消失了，画面充满了平和、清新和希望。

我真实感受到了大法给我开启了智慧，创作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苦思硬想、脑袋痛，修炼法轮大法一年多，我的作品就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全国最高级别的大展中，从此一路顺风，接连入选全国美展，获文化部最权威的艺术奖，在国家电视台做专题报导，并在多个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。

但这些成绩并没在我心里占据多大的分量，也没因此去追逐名利，我依然平静的生活，依然辛勤的工作，出淤泥而不染，做浊世中的净莲，把修炼人内心升华后纯善纯美的境界用艺术的方式展示给人，启迪和唤醒人们心底的正义善良。我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大法的神圣和伟大，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阴霾会散去，更多的人会逐步认清这场迫害的邪恶、非理性和非法性，真相也会大白于天下。

回顾这一历程，内心充满对师父和大法的无限感恩，有大法，弟子一定会做的更好。

（明慧网二零一八年“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”征文）

播撒善的种子

文：大海

我妻子是一名小学教师，今年五十七岁。她性格内向，一九九六年在同事的引导下修炼了法轮大法。从那之后，她心态平和，性格变的开朗豁达，工作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，她带的班级教学成绩一直是年级的优秀班。连续三年她被评为局级优秀教师和教学骨干。教学论文先后在省里评为一等奖和三等奖，是大家公认的好班主任、好老师。

在家里她也把家务都承担起来，侍奉老人带好孩子，洗衣服做饭和打扫卫生，我不愿做这些家务，她也不和我计较，是个贤妻良母。所以我们的家很和睦，很温馨，也很幸福。

然而一九九九年“七·二零”后，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打压和诽谤，大气候一下反过来了，各方面的压力一下子压了下来。从此我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一个被众人羡慕的家庭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家。

开始时，学校想“转化”妻子，校长带着她丈夫（局长），亲自登门来我家劝说我妻子放弃大法修炼，两位领导都是能说会道的人，从各个方面来劝说。妻子就讲法轮功的美好和她悟到的法理，三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们没能说服她，失望的走了，但也知道了法轮功是好的。

二零零零年的第一天，妻子独自去北京上访，在北京天安门被绑架，由我们当地的公安警察劫持回来继续关押。因她去北京上访，株连到局领导、教育部门领导、学校的领导、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领导，不少领导被罚款、写检查，他们都非常生气。公安局副局长带着四个警察打骂她。我听说后，对她又恨又担心。我找人托关系，使尽了招数让她出来，两个月后她才回家。

我是个胆小怕事懦弱的人，但又极爱面子，利益心很重，¹⁵

还很固执。现在的家一下翻过来了，由和睦温馨变成了埋怨争吵。局领导让单位停止了我的工作，让我时时看着妻子。外界的压力大，同事有的讥讽，亲属们也埋怨我，我受不了了，怨气全发泄到妻子身上，家庭矛盾不断。我用离婚威胁，也曾绝食三天让她放弃修炼，她都不妥协。后来我发展到酗酒，借酒消愁，有时发酒疯，诽谤大法和李老师，摔东西辱骂她，有时失控还打她、毁坏大法书、李老师法像等。

学校扣罚妻子一个月工资，还降职到后勤扫厕所。我更是怨恨她的固执。那时我和众人一样不解，她为什么好日子不过，非顶着社会的压力、单位的压力、家庭的压力放弃名利，坚持信仰去遭受各方面的欺辱和冷落？为什么非得遭这个罪？而且还牵连到了我及家庭。

二零零零年一年内她被关押两次，一次是上北京上访，一次是因片警问她：“还去北京吗？”她回答：“去！”于是就被关押，那是在放暑假前半个月。那年的寒假和暑假她都是在看守所过的。那时我被搞的焦头烂额，老人和孩子没人管，我还不会做饭，单位的工作也很辛苦，还得听一些冷言碎语，我被搞的身心疲惫，真是苦不堪言。

特别是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前，中共为了搞“平安奥运”，大批非法抓捕无辜的法轮功学员。七月末的一天晚上，半夜近十二点，我在睡梦中被惊醒，家中突然闯进一群警察，把我和妻子都控制住，不让动。在极度恐惧中看着他们抄家，把家抄了个底朝天之后，我又眼睁睁的看着妻子被警察抓走。警察抄走电脑等不少物品，至今没还。这突然降临的灾难，象天塌下来一样，我承受不住病倒了。

紧接着，我老父亲听说此事后，血压升高去世。在这双重打击下，我病了两个多月。在姊妹的窜纵下，刚过完年，

难以支撑，发了工资先去药店买药，家里生活十分困难。

就在这一年，我开始了断断续续的读《转法轮》和炼五套功法。师父让我做好人，我就改掉平时一些不好的想法和习惯，从思想上干净起来。随着对大法的越来越认识，不知不觉中身体慢慢好起来。

大约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困扰我近五年的风湿病和十多年的胃病彻底康复，脸上开始有了红光，体重升到一百三十多斤，不好的行为和念头在我身上渐渐退去，佛法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内心，师父把我领出命运的凹地。

记得在一九九八年中国新年后去上班，同事们看到我像换个人似的，年轻充满朝气。我按大法真、善、忍要求做人，工作多干，利益不争，单位的美术活动预算购买画材，经常是我一个人去办，尽管我生活还很困难，但从从不占公家一分钱。给单位购画材，同时买自己用的东西时，就从另一个口袋拿自己的钱。

另外，我们单位分管着城区内的歌厅舞厅，本单位的人一般可以不花钱去玩去消费，甚至这些娱乐场所主动来邀请，但我从来和这些不雅行为不沾边。和同事领导处的关系都很好，我的为人在认识我的人中可谓有口皆碑。

这样在一九九九年江氏发动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中，同事领导都暗中保护我，在一些事情上心照不宣，使我顺利走过那腥风血雨的岁月。当然他们也通过我了解了大法真相，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看到了大法弟子的敬业、善良和正派，使邪党给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抹黑不攻自破。

另外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的画也有了很大变化， 25

期泡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使人变得无奈，麻木，甚至随波逐流。同事们到一起抽烟、喝酒、打麻将、说脏话，甚至有人干脆堕落的没了底线。

那时的我把共产党这一套就看透了。我人缘好，单位领导多次催我入党，我就是没入。另外，我觉得自己有学历，在高等艺术研究机构深造过，不甘心这样混日子。

我开始集中精力学习自己的美术专业，文艺界一般要求倡导“歌颂（邪）党的主旋律”，同时混杂着各种不同的思潮和流派。那时年轻，对传统文化没有认识，对一些谬误的东西缺乏判断，自然把创作的方向滑向了前卫艺术，沉迷于现代派的东西，追求新奇怪异，在朦胧状态中，苦思冥想，寻找灵感，发泄内心困惑苦闷的情绪，表现绝望幻灭的气氛。

这样十多年下来，绘画走了弯路，没有成绩，还招来了一身病，胃病和严重的风湿病，全身疼，夜里翻身困难，重一点的鞋子走路都带不动。我跑遍了城乡的很多中、西医院，吃了各种偏方，甚至连“佛门”的香灰都喝了，也无济于事。当时，我还不到四十岁，觉得自己真的垮了，心灰意冷，艺术前途也要终结了。

当时老父亲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高血压、心脏病和前列腺炎等病，在不足半月时间，神奇消失。老人看我面黄肌瘦的样子，就劝我学法、炼功，但因为咱们这代人受共产党无神论谎言毒害影响太深，怎么也拿不起大法书，这样在无奈中又拖了两年。

四十岁以后

那是一九九七年，我的体重不足一百一十斤，工作都

元宵节还没过，我带着法院的人去看看守所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。

她说，为了弥补给我带来的痛苦，离婚她不怨我，还说她什么都不要。看着她满眼含泪消瘦的脸，我心里很痛，也很愧疚。我知道她没有错，她很善良，也很贤惠。在魔难中我不能为她遮风挡雨，却又重重的推了她一把。她被判刑五年，被迫离婚，被开除教职，被关进了大牢。我很担心她柔弱的个性和身体，能不能活着出来。

可是在魔难中，她想到的不是自己，想到这场迫害给我和家庭带来的痛苦，她感到内疚，她劝我找一个给我做饭的，不要太难过。孩子去监狱看她时，她劝孩子不要怨恨爸爸：只要你爸爸过的好，咱娘俩都放心。

二零一零年夏天，我去监狱看望她，监狱不让见，我是哭着走出监狱的。这场迫害给本人、老人和孩子及千千万万个家庭带来多大的伤害和痛苦，是我用文字无法表达的。我自己的体会是，那真是心力交瘁，痛苦不堪，那时我都不想活了，真是往事不堪回首。

妻子想做一个好人，坚持真、善、忍的信仰，江泽民这个恶首却不让，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迫害。把我的一个本来幸福的家，迫害的支离破碎。这场迫害使多少家庭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，他们的孩子辍学流落街头，老人无人照顾，生活在痛苦之中？

和她同时被非法判刑的就有三个人，都被迫害死了！

健康的她被迫害的全身是病

她从监狱出来后，无家可归，无处可去，又没经济来源。“六一零”的不让她去外地，只能回本地。我就把她接回了

家，之后复了婚。

妻子原本身体很健康，在监狱里身心被迫害的伤痕累累，一身病，得了子宫肌瘤、右乳房增生、深度淋巴结核、牙龈炎等等。最严重的是淋巴结核，脖子上、肩上长出个大瘤子，脖子也歪了，常常咳嗽得喘不上气了。亲属们凑钱在监狱里给她做了切割手术，不到一年在没愈合好的刀疤旁边又长出来一个又大又深的淋巴瘤。严重的牙周炎，牙齿掉了八、九颗，常常牙痛，吃饭都困难。更让人难过的是，左眼跳的厉害，带动半边脸跟着抽搐，嘴也歪了，眼也斜了，口水不由自主的往下流自己都不知道，视力模糊，而且眼跳的眼眶疼，有时牙疼得睁不开眼睛，整个脑袋也疼。

那时的她怕见人，怕别人看到她被践踏的残像。她说在监狱里没鞋穿，就在垃圾袋里捡旧鞋，得了脚气，脚底板和脚趾上长小泡，很痒，右脚踝旁长了一小片象黑树皮一样的东西，又痒又痛，真是苦不堪言。

身体的痛苦能忍受，精神的痛苦更是剜心透骨。我都害怕了，有个什么风吹草动，派出所、“六一零”、社区、片警就会上门骚扰，还监听电话。她回来后我天天阴沉着脸，一开口就是挖苦讽刺，或嘲笑，每天象看贼一样的看着她，炼功的人来看她，我就脸不是脸，鼻子不是鼻子的，等她们走后就大吵大嚷，翻东西，她的同修给她送来书和MP3都被我拿走藏了起来。她渴望学法炼功，我都不让，她感觉从大监狱出来又进了小监狱，每天在无奈中痛苦的度日。她为了自由，不受限制，不得不远走他乡，流离失所，过着漂泊的日子。

现在想起来我感到深深的愧疚，我当了坏人的帮凶！
18 在我和孩子多方面的努力下，她又回家了。我发现她并没有

所以什么事也没有，正常参加高考。高考完后才打电话告诉她妈妈此事。

她考上了自己满意的学校，毕业前在学校直接被招工的单位挑中，有了让人羡慕的工作，因为她相信法轮大法好，所以事事顺利，现在她已结婚成家，生活的很幸福。

我托李大师的福，现在心态平和、乐观、身体健康、工作顺利、家庭和睦，我发自内心的高呼：“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”

在第十九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们全家叩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！恭祝师父生日快乐！

（明慧网二零一八年“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”征文）

我的艺术人生

文：大陆大法弟子

【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二日】

四十岁以前

我自幼喜欢美术，从艺术院校毕业后，分配到一个文化单位从事美术工作，其实主要就是配合行政部门的宣传，自然也就成了首先被党文化洗脑的对象，是名副其实协助党打人的棍子。

写红标、画漫画，跟着“政治运动”跑，不是涂脂抹粉，就是丑化抹黑，党的变脸术让文化人紧跟不舍，低俗恶劣的形式，蛮横霸道的语言，充斥着每天的工作和生活。长

多处磨破出血。回家一看，吓一跳，上衣的右侧衣襟处磨破了一个手掌大的窟窿，右裤腿膝盖处也磨破了手掌大的窟窿。当时穿的衣服很厚。衣服都破了，人却好好的。妻子说：“师父又保护了你。”我还说不信，但事实又无法解释。当时的我好愚钝啊。

第三次是二零一七年夏天的一个早晨，我早起来骑摩托车去大坝看网鱼的。山路窄不好走，半路上有个拐弯处，我捏错了闸，人一下射了出去，车又重重的戗在沙泥地上，人差一点窜到小河沟里去。夏天穿的薄，脸上、手掌和胳膊多处破皮出血，右脸颊有一点擦伤。右眼上方一条大血口子，里面和外边沾着沙粒在隐隐出血。到医院清洗了伤口，缝了几针，也没吃药，几天就恢复好了，也没留下疤痕。

回到家，妻子还是说是她师父保护了我，这次我信了。因为我一个同事骑摩托车在拐弯时，出了车祸，差一点丢了性命，花了十多万元，现在还没完全恢复。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！

女儿在大法中受益

我再说一说我女儿。二零零七年六月份，她在上高中。高中在外地。高考的前两天，她和同学去市里买考试用的东西，她在前面走着，后面一辆疾驰的摩托车撞在她的身上，把她撞飞到电线杆上。女儿从电线杆上又反弹回来，一下就昏死过去了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当她醒来时，已躺在医院的床上。她起身下地，说自己没事，就走出了医院，也没讹肇事者。

女儿从小跟妻子一起听师父讲法，事事按真、善、忍的法理去做，随身带着“法轮大法好”护身符，相信师父，

被迫害吓倒，反而更坚强了，也更理智了，对自己的信仰更坚定了。

认同大法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

回来后，我怕她再走，对她的态度有所改变，说话不再那么难听了。她学法炼功我也不管了。环境宽松了许多，家庭气氛也温馨了。妻子静心学法炼功，她的身体变化很快，一天一个样，没花一分钱，没去医院打针吃药，身体完全恢复正常。

这对我触动很大。但妻子再给我讲真相，一开始我还是不接受，不让她说。她还把一些文章复制下来叫我看。我一开始不敢看，很抵触，她就给我读，慢慢的她看我敢看了，就教我上网。能上网了，我就很少看电视，而是主动翻墙看明慧网上的文章。有时间我们还一起看视频《九评共产党》、《风雨天地行》、《我们告诉未来》、《江泽民其人》等，我也都能接受了。渐渐的，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，观念开始改变。

知道了共产党的邪恶，我非常憎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也理解了妻子为什么坚持信仰，有时我也听师父的讲法。朋友来了，妻子放真相视频，讲真相我也帮着说。为了法轮功弟子控告江泽民的事，当地的国保大队和片警来家骚扰时，我也能应对了。

二零一五年诉江大潮中，我也在网络上真名实姓举报了江泽民这个恶魔，控告他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弟子，制造天安门假自焚陷害法轮功，残酷的活摘法轮功弟子的器官搞移植获利，让人神共愤！江还出卖大片我们的国土给俄国……罪大恶极。

不久，我发现自己身体的疾病，如腰椎间盘突出、肾结石、胃病、静脉血栓、失眠、高血压等毛病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。现在我每天都看新唐人电视节目，这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，也让我大开眼界，使我从迷茫、困惑中清醒，我进一步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。我的思想、观念、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我把我听到、看到的讲给我的同事及朋友。我多么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能看上《新唐人电视》，看看《九评共产党》、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，走出恶党的谎言。

现在我知道大法好，邪党恶，身体也健康了，工作也顺心了。现在我也常念“法轮大法好”，也是福报连连。前年考专业资格证顺利通过，并涨了工资。今年还换了一个满意的工作。妻子炼功，不知给我带来了多少福报。

三次车祸 有惊无险

我骑摩托车出过三次车祸，都在李老师的保护下，平安躲过了。第一次是在二零零七年的夏天，上午干完活和同事们聚餐。下午骑摩托车去我姐家。妻子一再叮嘱我不要喝酒，第二天考汽车驾照。在同事的劝说下，我还是忍不住喝了酒。吃完饭两点多钟，独自骑车上路。我姐家在县城，骑车到她家大概要三个多小时。那时路还没修，不太好走。走到半路上，酒劲上来了，大脑迷糊两眼睁不开，感觉自己骑着车睡着了，车速还很快。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，那是个事故多发区，迷迷糊糊也不知道换挡减速再拐弯，就听到“嘭”的一声，猛撞到石桩子上了，石桩子当时就断裂了，一股反弹力把摩托车反弹回来，我重重的摔在水泥道上，头先着地，摩托车压在腿上。

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把自己惊醒了，酒劲也没了。一个

新安全帽摔得粉碎，头顶划破一个大口子往出流血，额头、脸颊、手、胳膊也都擦破了，沾着沙粒往出渗血。当时只是有些害怕，也没感觉痛。我用力把车掀起，把腿抽出来，慢慢站了起来，活动了一下胳膊和腿，感觉没大事。看看车，车闸等地方摔坏了，油箱不知怎的凹下去个大坑。车摔坏了骑不了了，头上还在流血。等我缓过神来，看看前后左右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。也没有车路过，太阳快下山了，我有点害怕，赶紧给我姐打电话，又给妻子打了电话。她们都很担心我。外甥准备打车来接我。等了一会，过来一辆大车停在我跟前，下来一个人正好还是个熟人，问我怎么了，我说车摔坏了骑不了了。他说也要去县城，让我坐他的车走吧。他把我送到我姐家。

奇怪的是，第二天竟然顺利的考取了驾车执照。事后想起这事都后怕，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身体没有造成重伤，只是伤点皮，全身的筋骨都好好的。回来后我和妻子说起此事，她说是她师父保护了我。那时我还不相信。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，还真是李大师保护了我，要不我不知道会摔成个什么样呢！

那时我还很抵触大法，也诽谤过李大师，慈悲的李大师不计我的过错和无知，还保护了我。安全帽被摔的粉碎，我的头只是破点皮，摩托车摔坏了，我的身体却好好的。感恩李大师！感谢李大师！

第二次是在二零一三年的五月份，我和同事在外工作，当时天黑了，还下着小雨，我坐着同事的摩托车往家赶，地面有些湿有点滑，天有些暗。我不知怎么的从车上被颠了下来，车座挂住了我的衣襟，同事还不知道后面的事，还往前骑，我被摩托车拖在水泥地上五、六米远，车子和同事都倒在地上。同事的脸钱破了，我当时感觉腰有些疼，手和手腕